

Tahir. Shah

the Caliph's house

a year in Casablanca

哈里发的神殿
——卡萨布兰卡的365天

〔英〕塔希尔·沙阿 著
步朝霞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014005575

Tahir Shah

1561.45
926

*The Calypso
House:
2 years in Casablanca*

哈里发的神殿
——卡萨布兰卡的365天

〔英〕塔希尔·沙阿 著
步朝霞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I 561.45
926



北航

C169345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里发的神殿:卡萨布兰卡的365天/(英)沙阿(Shah, T.)著;步朝霞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1

书名原文:The Caliph's House: A Year in Casablanca

ISBN 978-7-5327-6325-2

I. ①哈… II. ①沙… ②步…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1459号

Tahir Shah

The Caliph's House: A Year in Casablanca

Copyright © 2006 Tahir Sha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onville & Walsh Limit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2-367号

哈里发的神殿:卡萨布兰卡的365天

[英]塔希尔·沙阿/著 步朝霞/译

责任编辑/王洁琼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157,000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ISBN 978-7-5327-6325-2/I·3783

定价:35.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7602918



谨以此书献给

阿丽亚娜和帖木儿
以及他们在哈里发^①神殿的日子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

① 伊斯兰领袖的称号。

致谢

借此书杀青之际,我衷心感谢三位女性的支持:

伊丽莎白,谢谢你无私的帮助。

艾玛,我的声音中包含了对你的满怀感激。

罗婵娜,我爱你,感谢你面对不确定性时表现出来的勇气。

塔希尔·沙阿

卡萨布兰卡,哈里发的神殿

在精灵的眼睛里你可以窥见自己的灵魂。

——摩洛哥谚语



1

同一条河边的两棵芦苇，一棵空心，一棵长成了甘蔗。

——摩洛哥谚语

黄昏的寂静中有一股悲伤。咖啡馆里挤满了闷闷不乐的人们，他们穿着长袍，小口品着黑咖啡，吸着黑烟草。服务员张开手指，用托盘托着玻璃杯在桌子间来回穿梭。就在那一刻，白天变为黑夜。客人们长长地吸一口烟，咳嗽一阵，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有些人看上去心事重重，有些沉浸在幻想中，或只是一言不发坐在那里。在摩洛哥这个耸立在非洲西北部、大西洋岸边的沙漠王国里，每天傍晚都上演这相同的一幕。当最后几缕阳光散尽，人们又打开话匣子，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渐渐盖过外面的车马喧哗。

卡萨布兰卡偏僻街边的咖啡馆对我来说充满了神秘。它有自己的灵魂，而且危险重重。现实世界好比钢丝绳，城市里每个人都行走在撤掉安全网的钢丝绳上。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我不

仅是来看看，还要长住下来。

妻子罗婵娜怀孕了，对我这种想法，她从一开始就有保留意见。加上我大谈什么不确定性和冒险，她就更不同意了。她说我们的小女儿需要的是一个安全的家，童年缺少点异国情调也没什么。于是我不得不抬高砝码，答应她可以雇厨子、女仆和一大群保姆，而且那儿一年到头都有灿烂的阳光。罗婵娜自从八年前离开印度，这些年就一直生活在伦敦灰蒙蒙的天空下，都快忘了太阳长什么样了。我提醒她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早上炫目的阳光透过窗帘照进卧室，满屋金黄，大黄蜂在杜鹃花丛中飞来飞去，小巷中香气袭人，卖东西的小摊五颜六色、鲜艳夺目，香料成堆——有辣椒粉和姜黄根，也有桂皮、苜蓿子和葫芦巴。而且在那片土地上，家庭依然是生活的中心。传统沿袭至今，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会懂得什么是荣誉、骄傲和尊重。

我厌倦了现在单调的生活和狭小的公寓。家里墙如纸薄，隔壁那对争吵不断的夫妻让我们不堪其扰。受《一千零一夜》的启发，我想逃往一座大宅子。那儿有拱门和柱廊，芳香的雪松大门高耸入云，院子深处有花园、马厩和喷泉，果园里有各种各样的果树，还有好多好多间屋子。

我想离开潮湿的英国，可是又阻力重重。我常想，“五月花”号上那些清教徒能走成真是个奇迹。在家人朋友眼里，谁要是想逃跑，一定是疯了。我也不例外。开始他们只是嘲笑我想移居国外，但得知我的兴趣不在法国南部或西班牙这样通常的避难所，干脆就和我吵了起来，给我安上不负责任的恶名，说

我不配为人父母，是注定失败的空想家。

压力越来越大，我几乎要退缩了。后来，一个冬天的早上，天阴沉沉的，我走在伦敦的大街上，路过一群人。人群中两个警察正将一个老人扭打在地上。老人穿着商务套装——熨得板板正正的白衬衣、丝绸领带和三件套西装，翻领上别着一朵饱满的红色康乃馨。他怪异地脱下裤子，把内裤戴在头上。警察可没觉得好笑，他们迅速把他的手扭到背后拷了起来。不远处，一个年轻的女人尖叫着，请求警察把这个“疯子”关起来。

警察推搡着把他塞进装甲警车时，他回过头来大喊：“不要随波逐流，浪费生命！要做你自己！为梦想而活！”

铁门砰的一声关上，警车疾驰而去。围观的人群也散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站在那儿回想刚才这一幕，回想那个“疯子”说的话。他说得没错，我们囿于一种小岛心态，处处盲从。那一刻我对自己说，不要活在别人的期望中。我要带上家人，不惜一切离开这儿。我们要去寻找自由，寻找一片可以活出自己的土地。

卡萨布兰卡晚高峰的交通拥堵不输于任何城市，但暮春我买下哈里发神殿的那天却是前所未有的堵。之前我整个下午都在咖啡馆，等着和律师见面。他叫我晚上八点到他的办公室。七点五十五，我把一枚硬币留在桌上，离开咖啡馆去街对面。路上有一家酒店，前面全是玻璃，两边是漂亮的枣椰树。酒店外停着一辆观光车，车里没人。旁边有两辆卖水果的驴车，水果堆得高高的，都熟过了。很快，我来到一栋破败的装饰艺术时期的大

楼。我顺着弯弯的楼梯井往上爬，到三楼，我敲了敲一扇橡木门。律师打开门，生硬地和我打过招呼，把我领进办公室。

桌子上有一份正式的阿拉伯语文件，律师让我读一遍。

“可是我不懂阿拉伯语。”

他瞥了一眼腕上的劳力士金表说：“那就直接签吧。”

律师递给我一支勃朗峰笔，我按他说的把文件签了。他起身将一把重重的铁钥匙推到桌子这边。

“你真勇敢。”他说。

我停了一下，看着他的眼睛，他也盯着我。我拿起钥匙。忽然听到一声爆炸，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撂到了地上。窗子朝里咣的一声砸下来，玻璃瞬间像雹暴般撒得满地都是。我什么都听不见，浑身都是碎玻璃。我完全懵了，好不容易挣扎着站起来。可是腿抖得厉害，站不住。那个西装革履的律师缩在桌子底下，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他什么都没说，站起来掸了掸身上的碎玻璃，正了正丝绸领带，替我打开门。

街上，人们尖叫着四处乱跑，火警和警车齐鸣。人们的脸上、破了的衣服上，到处都是血。受伤的人们正从刚才那家酒店往外拥。我吓得浑身发抖，也帮不上他们什么忙。我正在那儿看着人们一点点向外挪，一辆红色小出租车停在了我面前。

司机从副驾驶座旁的车窗里用法语玩命冲我喊：“快上来，外国人在这儿很危险！”我爬上车，他立即开出去，冲进车流。

司机说：“是人弹，自杀式袭击者。卡萨布兰卡到处都是！”

红色标致向西蜿蜒驶出中心城区。但我的心却不在交通、炸弹或人们的流血受伤上，我想的是伦敦家中的妻子。我眼前

仿佛看到爆炸的新闻插进屏幕，而罗婵娜挺着大肚子，紧紧抱着我们刚会走路的小女儿。我相信此刻她完全没有心思谈什么新文化和梦想。实际上，罗婵娜对摩洛哥的伊斯兰教社会一直心存恐惧，尤其是基地组织发动9·11袭击以来。加上数天前萨达姆·侯赛因刚刚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倒台，更是叫人提心吊胆。但现在反悔已经来不及了，钱付了，文件也签了，还盖了两次章。

钥匙就在我手里：它象征着未来，或仅仅是一次疯狂的置业。我盯着钥匙，看着它年代久远的铁槽，恨自己竟然如此明目张胆地冒险。

就在那时，司机猛踩刹车。“到了！”他大声说。

*

我之所以选择摩洛哥，原因有很多，而且这个想法也由来已久了。父亲是阿富汗人，我的整个童年时代他都想带我们回去。但长年的战争让我们不能靠近祖国那令人向往的崇山峻岭。所以从会走路开始，我和姐姐们就经常被塞进旅行车，车顶上堆着高高的塑料箱子。我们一家坐在园丁开的车子里从平静沉闷的英国乡村小巷出发，穿过法国和西班牙来到摩洛哥的大阿特拉斯山。

对父亲来说，这是一次向孩子们灌输祖国印象的好机会。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多彩的画卷：山口和两壁陡峭的山谷，沙漠和绿洲，还有皇家城堡，整个文化由荣誉和尊严这样的部落道德维系。对母亲来说，这是抢购各种便宜货的好时机，从男式土耳其长袍到蜡扦她都不会放过，还不忘让那些狂热的嬉皮士赶紧回到他们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身边。

我们会一连数周在山间穿行，一直开到撒哈拉沙漠耸入云霄的沙丘里。在那儿，会有“蓝人”从沙漠中拖着疲惫的步子走来，靛蓝色的长袍把他们的黑皮肤也染成了蓝色。我们过一段时间休息一次，到灌木丛中呕吐或狼吞虎咽地吃仙人掌果，又或是在小山里的采石场用零花钱换些碎紫水晶。

我最早的记忆是非斯古城，古城四周有城墙，非常雄伟。城里圆石铺的小巷宽不过水桶，灯光昏暗，令人陶醉。街边的小摊上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堆积如山的香料和新采的草药——藏红花、洋茴香、辣椒粉、腌柠檬，还有一堆堆泛着微光的橄榄。雪松木小盒上镶嵌着驼骨，皮凉鞋散发着香气，还有陶壶和粗糙的柏柏尔毯子、金色的男式土耳其长袍、护身符和辟邪物。

市场上我最喜欢的一角却是黑人巫师为施咒购买材料的地方。那些店铺墙上都挂着笼子，笼子里有活蜥蜴、眼镜蛇和蝾螈，还有看上去可怜兮兮的鹰。有很多旧缅甸柚木做的小柜，抽屉里满是干鲸皮、死人头发之类的东西，反正父亲是这么说的。

我在英国长大，小时候常穿着痒痒的法兰绒灰衬衫和灯芯绒短裤在阴沉的天空下活动。而摩洛哥为我人为净化的童年增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摩洛哥王国一直就是逃避现实的好去处，它给人异常强烈的感受，但更是一个有灵魂的地方。对于我的小家，我觉得有义务、有责任像父亲那样，将这份文化体验作为一份礼物传给孩子们。当然，向周围环境妥协、留在这个岛国要容易得多。但我内心深处有股动力，仿佛要是放过这一刻，就会后悔一辈子。

选择摩洛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祖父。他生命的最后几年

是在丹吉尔海边一栋小别墅里度过的。他心爱的妻子五十九岁就去世了，他变得极为消沉。由于无法承受他们共同的回忆，祖父搬到了摩洛哥，因为那里没有他们共同的足迹。一天早上，祖父像平常一样下山，从法兰西咖啡馆往家走。一辆可口可乐公司的卡车倒车时撞倒了他，他当时就不省人事，血流了一地。人们急忙把祖父送到医院，但几个小时后他就死了。那时我还太小，对祖父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但我还是很难过。

为了找到梦中宏伟富丽的宅子，我们在摩洛哥苦苦寻找了几个月。我们的寻梦之旅从摩洛哥最耀眼的明珠——非斯开始。非斯是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中世纪阿拉伯城市。在这个巨大的阿拉伯人聚居区，街道有如迷宫一般纵横交错。穿行其中，就像踏进了《一千零一夜》。它的气味、样貌和声音冲击着我们的感官。只需走几步，就会拥有非凡的体验。千百年来，非斯一直是富庶之地，也是学术和商业中心。这里的房子透出在别处难得一见的阿拉伯建筑艺术的自信，而室内装饰则得益于绵延千年的师徒传承制度。我们发现古城小巷中到处都是手工作坊，传统的技艺如金属加工、皮革晒制、马赛克设计、纺织、陶瓷、嵌木细工，直到今天都还是子承父业，代代相传。

我们看的碰巧是古城北端一处商人家的豪宅。这是一座非斯式的宏伟建筑，至少有四百年历史了。中间是中庭，围绕中庭有六个大客厅。每间都装饰有马赛克带，地板则是采自中阿特拉斯山的大理石板。中庭四周屹立着高入云霄的柱子，中间是一座莲花造型的喷泉，用最光洁细腻的雪花石膏雕刻而成。邻

墙高处开有一扇小窗，装的不是玻璃，而是镶有金丝花的木隔板，从前的闺阁中人可由此向外瞭望。

向我们推销这座宅子的是一个门路很广的烤肉串小贩。他说只是近几年才没人住，我却深表怀疑。宅子很明显急需修缮，我看至少五十年没住人了。

烤肉串小贩笑着说：“在摩洛哥，空房子吸引邪恶者。”

“你是说贼？”

他拼命摇头：“不是邪恶的人，是邪恶的精神力量。”

那时我还不明白这个代理商的意思。他的话我没多想，马上开始商量买房的事。问题是房主是兄弟七人，一个比一个贪婪。在西方，房子要么卖，要么不卖。但在摩洛哥，却存在模糊地带——可能卖，也可能不卖。你必须先哄着房主决定卖，才有可能进入议价阶段。这个东方特色一定是一千四百年前阿拉伯人横扫北非时带来的。你不停地喝着甜薄荷茶，拼命说服卖家。同时他们也仔细打量你，观察你衣服的做工和鞋子的针脚。你穿得越好，他们要价就越高。

和那七个食尸鬼似的兄弟见面的那个上午，我一定是穿得太好了。我连哄带骗地说了四个小时，灌下无数杯薄荷茶，他们终于基本同意出售。随即他们喷出一个天文数字，眯起贪婪的眼睛看着我。我显然不会砍价，本应该留下来继续喝茶，从下午一直谈到深夜。我却一跃而起，一边骂一边跑进迷宫般的街道。我这样做的时候已经触犯了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戒律——永远不要乱阵脚。

我们离开非斯，向马拉喀什——位于阿特拉斯山脚下的粉红色绿洲出发。近年来，随着有钱的欧洲人大量买进阿拉伯人聚居区摇摇欲坠的中庭宅院并恢复其昔日的辉煌，当地的房地产业迅速地繁荣起来。随便走在街上，到处都是吵吵嚷嚷的小贩和来往如梭的摩托车、自行车和驴车。一排排其貌不扬的大门默默伫立在那里，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但每扇门后都隐藏着一座宫殿。

外资的迅速涌入促进了传统工艺的复兴。有手切马赛克、赤土陶砖，还有用蛋清和大理石粉做的光彩夺目的灰泥。欧洲人购买这些古老建筑的热情极高，当地人想出手的心情也同样迫切。在马拉喀什的阿拉伯人聚居区，人人拥有同样的梦想。他们渴望卖掉祖辈留下的破败房产，拿到一大笔钱，然后搬进新城中的预制公寓楼。我们可能向往乡村情调，恋恋不舍旧世界的魅力，可是拥有这些的人们却一心想着塑料墙纸、地毯和各种现代化设施。

我拉着罗婵娜在马拉喀什看了至少七十多个中庭宅院，没有一个比得上非斯商人家的豪宅。让我动心的倒是有一个，院子很大，满是橘子花和薰衣草。美中不足的是街对过有一家喧闹的角斗场。那边的空气飘过来，一股死亡的气息。

于是我们打包溜回了伦敦。回到家，我陷入从未有过的抑郁。朋友们对我冷嘲热讽，他们觉得我试图逃出英伦三岛的磁场，却又被吸了回来。每天晚上我都为小女儿阿丽亚娜读一段睡前故事，什么公主啦，龙啦，还有遥远的地方商人废弃的宅子。

几周后，潮湿的冬天过去了，迎来了更潮湿的春天。一个阴

天,我蜷缩在沙发上,用羊毛毯子把自己裹得严严的,像献身于某项事业的疯子一样咕咕啾啾、自言自语。电话响了,是一个老同学的母亲。我们寒暄了几句。我还嘀咕呢,她打电话来做什么。她倒爽快,说听说我要在摩洛哥买房子,她在卡萨布兰卡有处宅子,正好想卖。她很谨慎,没提钱的事,而我又太紧张,没敢问。她只是说这是一处非常重要的房产,叫“哈里发的神殿”,它需要一个非常爱它的主人。“一个强大的人。”她压低声音,几乎是在耳语。我腾地从沙发上跳起来,像斗牛士挑逗公牛那样打开毯子,然后赶紧记下具体信息。

通完话的第二天,我就降落在了卡萨布兰卡南端的穆罕默德五世国际机场。旅游手册告诫人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远离这个城市。这是公认的摩洛哥旅游业的黑洞。之前除了转车我从没到过这儿,可是我怎么都觉得对它无所不知,因为我看过鲍嘉和褒曼的电影《卡萨布兰卡》。

落地一小时后,我坐在出租车里,行驶在美丽的滨海公路上。路边是咖啡馆和修剪整齐的棕榈树,阳光明媚,微风从海面上吹来,空气中有股淡淡的咸味。出租车驶离滨海公路,开上一条棕榈夹道的大街。雪白的别墅像冰山一样傲然屹立在街道两边,非常炫目。每栋别墅前都整齐地停放着一辆崭新炫亮的大轿车,展示着主人的财力。

出租车又向前开了一段,仿佛驶过一条看不见的分界线,来到一大片杂乱的棚户区。街上有驴车和鸡,还有走来走去的牛,这会儿一群山羊挡在了路中间。小路上的车辙清晰可见,路边有座雪白的清真寺。寺不大,此刻正传来穆安津下午呼唤教徒